

將軍當農民

· 王華口述 席文整理 ·



故事會小叢書

内 容 提 要

《将军当农民》是根据甘祖昌将军的事迹编写的一篇故事。甘祖昌将军一向忠心耿耿为革命事业英勇奋斗；全国解放以后，决心回乡当农民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辞千辛万苦，树立了一心为革命、热爱劳动的光辉榜样。

715-11
21
404189



统一书号 T10077·1036

定价(四)0.06元

《故事会》小丛书 将 军 当 农 民

王 华 口 述 席 文 整 理

上 海 文 化 出 版 社

上 海 永 嘉 路 25 弄 8 号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78 号

1964 年 7 月第 1 版

1965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 50,001—95,000 册

开本 850×1156 毫米 1/64

印张 1/2

字数 12,000

上 海 市 印 刷 五 厂 印 刷

新 华 书 店 上 海 发 行 所 发 行

故事会小丛书

第1本——第22本书目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1. 夺 印 | 13. 白雪红心
二十响的驳壳枪
婆媳捉特务 |
| 2. 红灯记 | 14. 彭加木的故事 |
| 3. 血泪斑斑的罪证
一把镰刀 | 15. 第二次上任
辨雌雄 |
| 4. “小铁口”改行 | 16. 萧继业和林育生 |
| 5. 箭杆河边 | 17. 一张准考证
老馮送签票 |
| 6. 梁生宝买稻种 | 18. 郝嫂嫂捉鸡
半夜敲门 |
| 7. 說嘴媒人 | 19. 婚 事
送 梨 |
| 8. “神仙槽”等小故事
四则 | 20. 紅 蓮 |
| 9. 穷棒子办社 | 21. 將軍当农民 |
| 10. 两个稻穗头
一只鸡 | 22. 金翠宝血泪史 |
| 11. 老队长迎亲
鞋的故事 | |
| 12. 种子迷
一块錢 | |

• 每册定价 0.04—0.07 元 •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都有出售

将 军 当 农 民

王 华 口 述 席 文 整 理

今天讲一个《将军当农民》的故事。

将军当农民？从来没有听说过。在旧社会，当上一个将军，真是耀武扬威，不可一世，骑在人民头上，啥个坏事都做尽了；就是回转家乡，也是买田造屋，做他的土皇帝，哪里会当农民！但是旧社会没有的事，新社会有；旧社会的将军杀人放火，新社会的将军却回乡当农民，为发展农业生产出力。这究竟是怎样一件事呢？这位当农民的将军是啥人呢？让我慢慢说来。

一、遇 险

一九五一年冬天，在我国西北新疆的一条公

路上，有一辆軍用小汽車开得飞快。車上有三个人，一个是汽車司机；一个是全副武装的警卫员；还有一个是人民解放軍的將軍。將軍中等身材，黑蒼蒼的皮肤，額角头上皱纹很深，两鬢有一絲絲白头发，看上去有五十来岁，是一位久经疆場的老干部。这位將軍是啥人？新疆軍区后勤部部长，人民解放軍的少将甘祖昌同志。

现在已经是夜里八点钟了。为啥甘祖昌將軍这么晚还要乘車出去呢？有紧急任务。当时新疆刚刚解放，粮食不足，物资缺少，物价还没有稳定下来。暗藏的特务分子和不法资本家就趁机捣乱。为了保障人民生活的需要和部队的供给，新疆軍区党委特地派甘祖昌將軍到供销部門去安排工作，在经济战线上开展对敌斗争。今天出发的时候，同志们劝他：“甘部长，天太黑了，这几天外面经常有特务打冷枪，还是明天一早去吧！”甘祖昌將軍笑了笑说：“怕什么？干革命嘛，怎么免得了危险！完成任务要紧。”说完踏上汽車就走了。

夜里公路上人少車也少，汽車的速度越开越

快，車子外面一片漆黑，风“嗖嗖”地响。突然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接着又是“砰、砰”几响，司机老经验，晓得是暗藏特务在打冷枪，立刻“咣”把車灯关闭，开足馬力朝前猛冲。

汽車冲到一个地方，司机眯起眼睛一看，发现前面有座大木桥，就捏紧方向盘上坡过桥。汽車刚刚开到桥顶，忽然“轰隆”一响，汽車从桥顶摔到了河沟里。汽車怎么会在桥上出毛病的呢？原来是万恶的特务分子晓得甘祖昌將軍要从这里经过，就事先把桥板拆掉了几块，下这个毒手。

汽車开得实在快，在桥顶有缺口的地方突然一撞，再从桥上掼下来，震动特别厉害，三个人都受了重伤。甘祖昌將軍不但头部受到重伤，而且半只面孔从嘴唇到上颚骨竟撞裂成三块，人完全昏迷过去了。经过軍区医院紧急抢救，他才慢慢地恢复知觉，醒了过来。

甘祖昌將軍有个脾气，一天到晚做工作倒蛮好，如果一天不做就浑身不舒服，比生病还难过。这次受了伤住在医院里，开头几天还好，等到伤势

有些好转，就再也不肯住下去了：“医生同志，让我出院吧。”啥？这么重的伤一般病人至少要住半年，他住院还不到一个月就要出院？不行：“甘部长，你的伤很重，一定要耐心疗养，不然伤势会恶化的。”医生无论如何不答应。甘祖昌将军没有办法，只好留下来。但是他放心不下后勤部的工作，先是打电话问问情况，后来就直接找同志们到病房里来研究工作。这样，一会儿这个同志来，一会儿那个同志来；一会儿谈话，一会儿开会，一间蛮安静的病房简直热闹得象部长办公室。医生一再提意见，但是只要部里一天没有人来谈工作，他就象失掉了啥重要东西，烦躁不安，闷闷不乐。医生看到这种情形，晓得甘祖昌将军实在太热爱革命工作，不让他出去反而对身体不利，只得同意他出院。不过，医生横关照竖关照，关照他顶多只能半天工作，而且不能过分用脑，有一点不舒服要马上回医院检查。

甘祖昌将军回到后勤部，脑子里只想到工作，把自己的毛病同医生的关照，忘得一干二净。有

一天，他正在专心批文件，突然文件上的字一个个飞了起来。他晓得不对，要想站起来休息一下，哪里晓得人还没有立好，“嘭”一声就倒在桌子上，昏了过去。“甘部长，甘部长！”秘书连忙过来扶他，过了好一会，他才慢慢苏醒过来。“嗯，好了，没有什么。敌人要我死，我就是不死！”但是不久，他由于用脑过度，得了严重的脑震荡后遗症，实在不能工作。党组织又第二次送他进医院长期休养。

二、往 事

甘祖昌将军听说又要长期休养，实在不愿意。他想，我一九二六年参加大革命，第二年才二十一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；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过不少次对敌斗争，受过好几次伤，有些伤还蛮重，我也没有休养过。

提起甘祖昌将军受的重伤，这的确不是第一次，而是第三次了。第一次也是头部受伤，那还是在土地革命时期。那个时候，甘祖昌将军还是个毛头小伙子，年纪轻，血气盛。他在湖南省七里狼

山一带，领导群众打土豪，分田地。

一天，他带了一批小伙子去斗争一家大地主。这个地主还是一个恶霸，平时敲榨勒索，无恶不作。一副相貌瘦得象只猴子，又常抽鸦片烟，活象一个剥掉皮的猴子；所以农民都叫他“剥皮猴”。今天，“剥皮猴”听说有穷人要来分他的田，烧他的地契，恨啊！咬牙切齿地骂个不停：“甘祖昌这一伙穷鬼简直要造反，竟敢到太岁头上来动土，哼！”他拿狗眼乌珠骨碌一转：“好！要我田，命来换！”拿起一把雪白刷亮的斧头，躲在大门背后。他看得清外面，外面却看不见他。

甘祖昌一马当先，第一个闯进门，手里拿了一根梭镖。“剥皮猴”看见甘祖昌进门：“好，我找的就是你！”牙齿咬紧，一个箭步从大门背后跳出来，举起斧头用足力气朝甘祖昌脑门上猛斫下去。“明枪好躲，暗箭难防”，刀光一闪，斧头已经落到甘祖昌的头上。甘祖昌听见背后一股风“唰”的下来，头一偏，右边脑门已经吃着一斧头，鲜血直冒。“剥皮猴”实在得意，这样一斧头下去没有二话，甘

祖昌准定要死，真是“蛇无头不行，鳥无翅不飞”，只要杀死这个带头人，穷鬼就不敢再进我的門。不料甘祖昌身体搖了几搖，牙齿一咬，身体一挺，双手用足力气举起梭镖，朝准“剥皮猴”的胸口“嗨”地刺过去。“剥皮猴”做梦也沒有想到，要想招架，梭镖已经不客气，“波——”一枪从前胸直插后背，“噗通”一声，人倒了下去。“剥皮猴”作恶一世，总算得到了应有的下场。甘祖昌自己因为脑門有伤，加上用力过度，只觉得一阵头昏，眼面前金星乱飞，跟着也跌在地上。旁边几个小伙子馬上七手八脚，拆門板的拆門板，包扎的包扎，赶紧把他扛了回去。革命初期药品比较困难，大家只好替他敷了一点草药，叫他躺着养伤。他养了十来天，实在闲不住，又爬起来搞土地革命去了。

第二次重伤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时候。有一次，战斗十分激烈，突然敌人的一颗流弹打进了他原来受过伤的脑門地方，血淌得滿头滿脸。最伤脑筋的是这粒子弹里外各半，一大半在伤口里面，一小半在外边，看得见，拿不出。战斗还在激

烈地进行，医生还来不及赶上来，要是别的人替他把子弹取出来，一个不小心会有生命危险，战友们个个急得搓手跺脚，争着要背他下火线。甘祖昌笑了笑说：“没有什么，同志们杀敌要紧，快冲上去！”说完他身体立一立直，一只手叉住腰，一只手在头上摸呀摸的，突然他牙齿一咬，头一偏，手指用劲捏住子弹头一拔，“嗨”的一声把子弹带血拔了出来，又把子弹朝敌人的方向丢得老远。这个时候，他浑身疼得直抖，脸上却在笑：“哈哈，一粒花生米，小意思。”顺手撕了块布朝头上一包，马上又举起枪：“同志们，冲啊！”一口气冲了上去。啥？子弹当作花生米！这才是真正为革命丝毫不顾自己的英雄气概。大家听到甘祖昌的一声“冲啊！”也都一鼓作气，跟着冲了上去。

第三次重伤就是这次汽车出事。前两次他都坚持战斗，坚持工作，这一次要他长期休养，不工作，这怎么行！他想：我只要心还在跳，就要继续为党工作。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多么需要我们党员啊！所以再一次向领导提出继续工作的请求。

党为了照顾将军的身体，没有批准他的请求，并且决定在乌鲁木齐郊区盖一座房子，让他长期休养。

三、回 乡

一九五七年中央农垦部长王震将军来新疆视察工作。王震将军是一九四一年开垦南泥湾荒地闻名全国的三五九旅旅长，也是甘祖昌将军的老上级。甘祖昌将军想：好呀！这下有办法了，老上级一定会帮我的忙。两个老战友见面格外亲热，从生活谈到工作，最后当然又谈到他向组织提出的申请。王震将军晓得老战友的脾气，对他笑了笑说：“老甘呀！既来之则安之，党叫你休养还是休养。不是已经在准备盖房子了吗？你就住下来好好养病。”“党这样关怀我，我很惭愧，比起那些为党牺牲的同志来，我做的工作实在很少。请你转告组织，不要为我盖房子了，盖了我也不去。”“那么你到上海找间房子休养去。”“不去。”“那么到杭州去休养，也好就近参加些轻微农业劳动，比

方种种水果树，这样对你的病有好处。”甘祖昌将军听说“劳动”，这倒是一个办法：“不过杭州我不去，要回家乡。”“好啊，那你到江西南昌去！”“不去。”“吉安！”“也不去。”啥道理？这也不去，那也不去，究竟要到哪里去？甘祖昌将军说：“我要回莲花县老家去参加农业生产。”“啥？”“请组织上批准我回乡参加农业生产，为革命再多贡献一些力量。”王震将军想，这个老战友要为革命多贡献一分力量的决心实在大，可惜身体不好，最后还是劝他：“老甘，不行啊！你年纪这么大了，身体又不好，我们不放心。”“请组织放心，让我去试试，假如不行的话，我再回吉安，再回南昌。”

最后，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要求。甘祖昌将军高兴啊！几个月来积压在心里的烦闷全都风吹云散了，一心等爱人回来把好消息告诉她。将军的爱人龚全珍同志是中学教员，教好课回来还没有坐定，甘祖昌将军就说了：“全珍，领导上已经批准我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了，快准备一下，过两天就走。”“全去？”“当然全去！”龚全珍同志一点思想准

备也没有，被这突然的消息怔住了：“我是中学教员，总不能放下学生不管就走，再说到了县里总不能把我留下，不管你的身体；如果留在村子上，单照顾你，我不做工作，又怎么行呢？……”甘祖昌将军晓得她也在为工作着想，就说：“全珍，一个革命者任何地方都可以工作，回乡以后不能教中学，可以办个扫盲班，帮助乡亲们提高文化，同样是革命嘛！”

于是甘祖昌将军一家，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三日来到了离开三十多年的故乡——江西省莲花县沿背村。

从新疆到江西山区沿背村，路程蛮远，要乘火车再乘汽车，还要步行。乘过火车的人都晓得，硬席坐车只好坐不好睡，短途还好，远了，有病的人实在吃不消。可是甘祖昌将军全家乘的都是硬席坐车。太节约吗？还是钞票不够？不是。按照规定，甘祖昌将军不但可以坐卧车，而且还可以坐软席卧车，车费不必自己出，可以报销。但是将军处处考虑到替国家节约，所以软席卧铺不要，硬席卧

铺也不要，独独买了硬席坐車，情愿自己辛苦点。

甘祖昌將軍一踏进故乡沿背村，心里特别激动。家乡山还是原来的山，水还是原来的水，可是田地却变了样子，再不是豆腐干一样东一块西一搭，而是一大块一大块的，平平整整，还有一幢幢新房子，一条条大公路。原先还当作要步行几十里才能到家，现在已经可以乘車直达村子口。看到家乡变了样，心里还有不甜滋滋的。

甘祖昌將軍回乡的消息，几分钟就传遍了全村，“登登登”老伯伯来了；“登登登”老奶奶来了；还有小叔子，大孀子；老阿哥，大嫂子；小弟弟，小妹妹；……差不多全村的人都来了，黑喳喳的一片。老一辈认识將軍的都叫他祖昌哥，祖昌弟；年轻的一辈不认得，就跟着大人叫祖昌叔，祖昌伯。弄得甘祖昌將軍不晓得回答啥人好。

將軍回乡，乡亲们主动借房子给他，他不要。有人说：“祖昌叔，你一家十二口人，就盖一所新房子吧！”嗨！这就更加不要了。那么住在啥地方？他独独拣中弟弟屋子边上一间小土砖房，还笑

笑说：“这间房子蛮好，挤一点有啥关系，现在有钞票要用在生产上，生产发展了，生活水平才会提高，到那个时候，大家都有条件造新房子，我也造一间。”

他那一次受伤，上颚骨碎成了三块，吃饭很不方便，稍微嚼得重一点，上颚骨就要“沙沙”地响，痛得厉害，医生关照他只能吃些牛奶和细软的东西。但是，他一到乡下，看见乡亲们吃的是糙米，他也坚持吃糙米，嚼一口痛一口，痛一口咽一口。将军的弟媳妇叫陈水娇，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偷偷地替他舂了些白米，准备另外烧些白米软饭给他吃，但是将军坚决反对。水娇说：“哎呀！啥人不晓得你牙齿有病，决不会有意见。”你晓得将军说啥？将军说：“别人没有意见，我有意见嘛！大家吃糙米我吃白米，这就是特殊化！”将军照常吃糙米，一面痛一面吃。

那么，将军回乡做点啥？有些人自作聪明瞎猜：“象这样一位红军老干部，回来不是当县长就是当县委书记。”“世界上哪有放着官不做的！”也

有几位上了年纪的人说：“祖昌老弟不简单，在外头走南闯北，开过眼界，见过世面，吃过苦头，立过功劳。现在年纪老啦，一定是告老还乡。这个叫叶落归根，懂吗？”有个小青年听听看看都不象，回来工作，不象；享福，更不象。到底回乡做啥呢？心里憋不住，就跑到甘祖昌将军面前问了：“祖昌叔，你回家准备做啥？”将军笑咪咪地说：“跟你一样，种田！”

农民有个特点，“耳听为虚，眼见是实”，将军做农民？吃不准，还是看看事实再讲。

四、拾 粪

第二天一早，沿背村供销合作社开门了。店号虽小，吃、穿、用倒样样有，真是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”。营业员小刘蛮会做生意，看见甘祖昌将军走了进来，连忙迎上去：“祖昌叔，想买点东西？”“对。”小刘想，将军是从大城市来的，见多识广，我当营业员的也一定要当得象样点。所以主动介绍：“祖昌叔，这是四一四钟牌毛巾，颜色有红、蓝、绿